

何應欽傳(一)

老兵不死只是凋謝

(本文插圖刊封面及第3頁)

●倪搏九(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顧問)

上將神威折服頑彥

記得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九十一歲的何應欽上將訪問南非共和國，有一天的晚上，在普勒托里亞參加一個朋友的晚宴。酒過三巡之後，忽然同席的一位先生，向老將軍發問：「請問敬公，您是不是中華民國退役將領中年齡最高的一位將軍？」此語一出，老將軍忽然將杯中的白蘭地一飲而盡，紅雲入頰，張目哈哈大笑；以沉重莊嚴的語氣說：「告訴各位，我是麥克阿瑟將軍所說的『老兵不死』！」一時滿堂肅然，鴉雀無聲；老將軍的神威凜凜，折服了在座的頑彥，充分表現出「松柏不凋於歲寒」的革命軍人坦蕩率真的精神。當時筆者敬陪末座，曾為這一幕問答而感動。先前當我在報紙上乍聞麥帥「老兵不死，只是凋謝」這句名言時，深深感覺到，凋謝的應該只是形體，而不死的乃是事功。現在，麥克阿瑟元帥的形體凋謝了，職務也凋謝了，然而他的壯志、豪情和勳業，却永存千古而不朽。何應欽上將在南非的快人快語，更為「老兵不死」下了一個雙關的定義，不但說明了陸軍一級上將終生

不退役，更表達了他在有生之年，隨時隨地為國家民族而奮鬥的強烈意願。

從那一天開始，我對這位偉軀幹、美丰儀的老將軍，加深了一層崇敬，更預料到，以他特殊稟賦的健康體魄，和強烈過人的工作意志，必然會在未來的歲月裏，再主持一項重大的任務，使這位不死的老兵更年輕，更豪邁，另外創造他生命中更永恒的光輝。果然，這一預料成為事實，在他九十二歲高齡的民國七十年中國國民黨舉行第十二次全會代表大會，通過了「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一時海內外人士，羣起響應；海外僑胞，首先掀起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何應欽將軍本來如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反攻大陸的行動，由於國際局勢的密雲不雨而形格勢禁，大有鞏肉復生之感。他看到這一劃時代的運動，猶如怒潮澎湃，因此感奮興發，不能自己，於是聯合國內各界領導人士，不分地域、職業、宗教和黨派，於十一月廿一日，在臺北市圓山大飯店，發起舉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研討會，討論貫徹此一任務的途徑。會中通過提案，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經過一年的籌備，大同盟

於民國七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宣告成立，何上將被推舉為大同盟推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展開了他畢生最後一役的政治作戰。

大同盟成立到今天，業已屆滿五週年，在這一千八百多個日子裏，何將軍以積極的心態，負責的精神，有限的財力與人力，開闢了與中共爭逐的另一個戰場。他冷落了心愛的蘭花，放棄了風光明媚的高爾夫球場，每天處理公務，撰寫文章，發表演說，更要僕僕風塵，分別到國內外各地區視察盟務的開展。五年間，大同盟在六大洲僑社，建立了八十一個區域組織和四個洲際性組織。在大陸三十五個省市，秘密佈建了七百多個工作據點，將三民主義的精神，不斷輸送到中國大陸；臺灣地區三民主義各項建設的成就，也經由各種管道，向大陸上的中國人，作了持續有力的號召。這些呼聲，使得鄧小平等中共當權派為之震撼，因此，也組成了所謂「愛國統一委員會」，來與何上將領導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對抗；同時，中共的法螺又吹奏了「開放」、「寬大」、「和平統一中國」；以及成立「自由經濟特區」，種種的虛偽宣傳，一時瀰漫了中國

大陸，使大陸上的中國人，稍稍鬆了一點氣。何應欽上將開心的笑了，他指出：「這都是偽裝的寬大，企圖對付大同盟的伎倆。但這是不夠的；我們要的是自由、民主和繁榮，我們必須再加努力，要使中共無條件投降，要使大陸同胞真正享受三民主義的福祉。」

堅強意志延滯凋謝

正當大好形勢，在我們面前展現的時刻，何應欽將軍病了。五年的辛勞，眼看着他從鶴髮童顏，英姿颯爽的形像中，慢慢的步履蹣跚，目光凝重。然而他仍然充滿着強烈的好勝心情，仍然以間歇的雄壯語音，一次次的演說；以徐徐的筆劃，批閱他的公文；以故意英挺的姿態，調整他肺部舊創復發，肺功能衰退已極的形象。這真是一位極為倔強的老人，任何人都已看出他在徐徐的凋謝，但他却以堅強的意志，延滯他的凋謝。

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底的一天，吳順明將軍約他去作橋戲。這時他已經感覺腿部有嚴重的不適，大家都勸他不必赴約，在家裏多作休息。他却認為爽快乃是對朋友最不禮貌的行爲，仍然如約赴會。很不幸的，當天晚上，便突發了輕微的中風；第二天，住進了榮民總醫院——一個他所不願去的地方。這一去，便是一年又半。一年半的時間，雖然不算太長；但是，對一位九十八歲高齡的老人，却是一項長時期的煎熬。看他病中獻出生命般的無休止的工作，看他在病榻上強作優閒與鎮靜的忍耐毅力，看他顫抖的右手勉強執筆簽下他的名字，看他坐在窗前輪椅上傾聽護士小

姐朗讀的新聞。同時更時時聽到他模糊不清須經傳譯的指示或談話，使人確實感覺到這位身經百戰，爲國家奮鬥了將近百年的老將軍，他的形體確實在辛勞中一天天的凋謝、凋謝。……

在我追隨老將軍二十年的記憶裏，覺得「何應欽」三個字好像是鋼鐵鑄成的，絕對不會被任何力量所擊敗。即使是病魔，他也要與它奮戰。記得大同盟成立的第二年，他住過一次醫院。那年是民國七十二年，他九十三歲；二月廿六日，他參加癸亥春節全國聯合祭祖大典，擔任總主祭。三月一日，中國文化大學建校二十週年，該校創辦人張曉峰贈與他名譽哲學博士學位，他在接受學位後，即席以「三民主義的戰爭哲學」爲題，發表演說，忽然一個重心不穩，向後方傾覆，差一點跌下講臺；幸虧張創辦人同時接受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的谷正綱先生兩人共同趨前將他扶起，才免去了突發的災難。但從那次開始，考察臺中歸來，便因感冒而住入榮總調養。

力疾撰大同盟盟歌

那次因病住院，各種工作，都絲毫沒有延誤。不但如此，而且還在病床上，親自爲三民主義大同盟作了一首盟歌。他對盟歌歌詞的寫作有一個構想。他認爲北伐統一與反共復國的統一，應當有其歷史的軌跡和淵源，北伐統一成功應該是反共復國統一勝利的先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應當繼承北伐統一的統緒，來完成它歷史的使命。他更認爲歌謠具有啓迪民族愛國意志無比強大的力量。他曾經爲文化建設委員會與三民主

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合辦的愛國歌曲演唱會「山河頌」出版的特刊作序，序言中便強調歌曲對於一個民族性運動所發生的巨大鼓舞作用。他指出，法國大革命的「四月十七日之歌」，以「自由、平等、博愛」三大口號喚醒法國人民；「馬賽進行曲」更促成了法國革命的成功。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所唱的「打倒列強」歌，雖然歌曲簡單，然而明快豪壯，對北伐統一成功具有無比的貢獻。因此，他在構思「盟歌」的時候，特別指定作曲者李中和，頭兩句「三民主義，平等自由」；一定要用北伐歌的頭兩句「打倒列強、打倒列強」原曲調，才能使盟歌有承先啓後的作用。有人提醒他，如此譜曲，可能使社會一般人誤以爲是流行的童謠「兩隻老虎」，他只是笑笑，不爲所動。這首歌詞，老將軍非常得意，初稿譜曲後，全文是：三民主義，平等自由，耕者有其田。政治民主，民生均富，制度最進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華民族，團結奮鬥！但是，當大同盟特別爲通過這首歌，而舉行的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上，却演出一幕非常動人的爭辯。一方是決不鄉愿，要爭個是非；一方是據理力爭之後，覺得反對者不無道理，決定接受繼續修改的提議。這幕插曲，說明了國家元老負責認真的治事精神，以及謙沖爲懷的雅量風範，值得敬佩和懷念。

原來這次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的議程，僅列「盟歌」一案，目的是，讓出席的常務委員們，在聽了盟歌錄音，以及李中和夫婦率領的盟歌合唱團的示範演唱之後，大家盡情討論修訂，然後

表決通過，正式向國內外發表。不料，在兩次歌聲飄過，付之討論的時際，主席接連三次徵求出席常務委員們意見，大家都予以熱烈鼓掌，並無異議。於是主席宣告「無異議通過」。想不到中途殺出程咬金，正當主席宣告無異議通過的同時，出席常委谷正綱先生起立要求發言，認為盟歌的制定不能如此草率。這一主張的提出，立即震驚全場。大家以為，要求修改字句，本來沒有問題；不過，谷常委意見的提出，恰恰在主席徵詢意見三次宣告無異議通過之後，這時全場的掌聲尚未滑落，便被谷先生的吼聲逼得嘎然而止，大家傾聽谷正綱常委的說明。何、谷二公，不但是貴州同鄉，而且是世交。當年谷的長兄谷正倫，在日本士官與何應欽同學，畢業後與何同返黔軍工作，因此，谷先生一向視何上將為鄉長，為前輩，對何非常的尊敬。但此時反對盟歌通過的，却是谷正綱，大家不免要急切了解反對的理由。

谷正綱先生站起身來，整了整衣服，抓緊了麥克風說：「大同盟的盟歌，代表大同盟的精神，性質非常重要，必須先經審查會詳細審查，把文字好好的推敲修正，然後提出常務委員會議討論；今天的盟歌，並未經過審查程序，我想各位連歌詞都沒有聽清楚，冒然通過，未免失之草率。何況，這首歌最後兩句，『中華民族，團結奮鬥』，太空泛了，不能發揮真正號召的力量，必須要予以審查，然後再提出常會通過。」

谷先生的快人快語，引起了全場輕微的哄動。大家認為，谷的看法並非無理，但無奈歌詞確實正式通過了，主席特別為此召開常委臨時會

議，先聽錄音帶，後聽男女混聲大合唱，作詞者及作曲人，都在現場等候說明，處理得非常隆重，在程序上毫無瑕疵；但是大家不好表示態度，看看主席如何解決。

主席正是何應欽將軍，他是抱病由榮民總醫院請假外出，親自主持這次臨時會議。他正襟危坐在主席位上，突然聽到谷先生遲來的反對意見，首先的反應是神情為之一楞，然後平靜的站起身來，微微的發出喘息，向谷正綱常委解釋說：

「谷先生，你的意見很好，但是遲了一點，盟歌已經通過了。谷先生認為太草率，但本席認為我處理得很隆重，錄音和大合唱各位都聽過了，我也作了歌詞說明，全部詞曲擺在各位眼前，我並無錯誤，錯在本席三次徵詢意見，沒有委員發言，我當然宣告無異議通過。請問谷先生是否堅持你的意見？」

「這首歌詞，結尾太鬆懈了，必須要審查修正，本席堅持我的意見。」谷先生正色回答。

主席深深呼吸了一下，接着輕鬆的宣告：「好了，谷先生堅持他的意見，但是盟歌已經通過了。現在請大家決定，好不好授權本席，也就是作詞人，參照谷先生的意見，切實研究修正，再行定期舉行發表會？」首先起立鼓掌的是谷常委，大家也跟着熱烈鼓掌，結束了這次盟歌文字的爭議。這一天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聞道修正掀被而起

過了四天，三月二十七日，何應欽將軍在病房裏靜靜的度過了九十四歲生日。他屏絕了

一切應酬，叫我坐在他的病床前，仔細推敲盟歌歌詞每一句話；並且特別思考谷正綱先生提出的意見，研究結尾兩句鬆懈的原因在那裏，而且究竟是不是鬆懈？研討的結果，我恍然大悟，立即建議老將軍說：「敬公的原詞，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華民族，團結奮鬥』作結束，只表達了大同盟的政治號召，但並未明確顯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最終目的，確實失之於空泛而未盡其意。最好是就這四句的原曲加一番，所加的歌詞應該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華民族，永享自由』，這樣便可以增強歌詞的使命感和更大的號召力，不知敬公以為如何？」

這一修正意見，立即為老將軍所接受，他叫我依此修正歌曲，先朗讀，後歌唱，我便大展歌喉，以十足的中氣，唱出了盟歌輕快莊嚴的原意，老將軍鼓掌叫好，在病床掀被而起，命我替他執筆錄下了修正後的歌詞和說明：

三民主義，平等自由，耕者有其田。政治民主，民主均富，制度最進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華民族，團結奮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華民族，永享自由！

盟歌說明：全部歌詞，以四字句為主，分為兩部份。前半部份六句，表達三民主義的優越性和它的成就。以『平等自由』一句，綜括民族主義的要旨；以『政治民主』一句，綜括民權主義的要旨；以『耕者有其田』和『民生均富』兩句，綜括民生主義要旨。然後用蔣公的話『制度最進步』一句，將前半部份作一結束。歌詞後半部份，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華民族，團

結奮鬥」四句，強烈的表達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的理想與任務；並且警醒全國同胞，要爭取統一的勝利，必須團結奮鬥。最後四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華民族，永享自由」，以顯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最終目的。」

從善如流氣度超人

筆者所以提出這一樁公案，是說明何應欽將軍以九十四歲高齡，雖然在養病期間，仍然勉力工作，絕不疏忽任何一件公務。盟歌的討論和修正，就是一個標準的例子。不久之後，谷先生從日本開會歸來，到榮總慰問老將軍，何上將將盟

歌歌詞接受他的意見修正經過，當面說明，谷先生非常高興，連聲讚美敬公從善如流超人的風度，兩位老人緊握着手，以人類共同的語言——微笑，表達了共同的心聲。老將軍廿年來第二次住院，便是去年四月底的輕微中風。不料這一位曾經叱咤風雲、身經百戰，指揮過五百萬國軍健兒，打下了世界強國日本帝國主義，代表聯合國中國戰區統帥蔣委員長，接受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大本營代表岡村寧次大將無條件投降的一代名將，竟於逐漸凋謝中與世長辭。在這一年六個月悠長的時間裏，我們領略到一位不世出的革命典型，其成功確有過人之處。何應欽上將豁達、樂觀、堅定、沉毅，不向威武屈膝，不向病魔低頭的精神，確非常人所能及。

就我記憶所及，何上將在臥病一年半的期間，他除了處理大同盟、中日文協、紅十字總會，以及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的日常公務，主持大

同盟各項重要會議之外，他曾經於春秋兩祭國殤大典中，單獨到國軍忠烈祠，向國軍陣亡將士，獻上最誠摯的敬禮。他曾經乘坐輪椅，到松山機場，參觀國防部舉辦的戰備科學展覽會。他曾經主持他最親密的戰友，願祝同上將的治喪會，並親到靈堂主持公祭。他曾經慨然應允谷正綱先生的請求，為谷正倫上將夫人陳白堅女士主持治喪及公祭儀式。他曾經抱病接見海外大同盟國團開會的工作幹部。他曾經勉強支持，邀宴海外僑社選選的立、監委員，並與他們合影留念。

易篋前囑辦三件事

他曾經在易篋前三月，面囑三件事要我辦的事：一是要他將北海何氏墓園，營建成為國人遊憩的勝地，叫我代他撰寫一篇「何園記」，立石園中，供後人觀賞憑弔。二是要我為他設計明年四月二日百歲生的紀念品，決定向海外同志、同袍、友好徵文，出版紀念集，作為永久的紀念。一是以「何應欽傳」一書相囑託，希望他的事蹟，客觀公正的呈現於世人之前，避免不經意的作品扭曲了他的形象。這幾件囑託，我都預感恐怕變成爲遺言，所以即便急於次第完成。

「何園記」完成了，並已由何上將數十年來的代筆人——王家梁先生替他寫好，用印，準備立石。感謝華仲慶、丁慰慈、韓文源、張志韓、張法乾等各位先生的斧削和指教。

「何應欽上將百齡榮壽徵文啓」，也早已撰寫完成；蒙陳立夫、孔德成、羅光三位盛情發起籌備，分函黨、政、軍、教各界人士和何上將的

至親好友，共同惠賜簽名式，由一百餘發起人署名，印成了正式的徵文啓，封套都已經寫好，原定十月廿三日發出，不料上將竟於兩日前作古，如今睹此不問世的文物，不禁茫然！

目前我以十二萬分嚴肅而沉重的心情，開始何應欽傳的寫作，我一定要用最客觀的筆法，最生動的敘述，運用不易為人知的紀錄和資料，將何上將一生的勳業事功，恰當的顯示出來，也要將老將軍心裏永懷的往事，委婉的表達出來，作為日後治史者的參考。

何上將之喪，奉總統令：「飾終之典，務從隆厚」，經治喪大員李副總統登輝等六位先生的決定，於十二月一日，在三軍大學中正堂以國軍一級上將禮儀致祭。與何夫人王文湘女士，合葬於臺北縣內湖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特勳區。一代元良，從此往生天國，而勳績往烈，永垂不朽。

筆者於何上將逝世後，每夜輾轉不能入寐，遂效古人為如下長聯，以誌哀思：

「非龍、非鳳、非虎、非龍，文師與渭水；作黔軍新銳前驅，啓吾黨賢豪範型；道法中山，志承奉化，當國家千城重寄，定鼎、北征、平夷、受降、護憲，撥亂勵貞純；取武成二三策，外攘內安，仁者無敵於天下。」

「立命、立功、立德、立言，銅柱表伏波；開黃埔精神先導，繼兵經思想統緒；學宗孫子，術擅素書；值犧牲緊要關頭，輸忠、尚勇、明恥、取義、舍身，死生全節概；存青史千萬祀，勝殘去殺，善人為邦乎百年。」（未完待續）